



(文接頭版)

從1996到1999年三年餘的時間，那時候反水庫最激烈的時節，那時候鐵民老師做事長，那時候我在愛鄉協進會做總幹事，那三年鐵民老師雖然不是每天都去協會，但是那三年我覺得是說，他雖然不是那種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但是第一個是說，反水庫是跟一個國家相戰，所以不管是從哪方面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東西，美濃怎麼會有這樣一個知識份子，他在任何方面，在精神上、在手腳上都能夠跟你對話，所謂手腳上，就是美濃在反水庫那個時候，最怕、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高雄市跟你作對，就是說誤以為美濃人不要做水庫就是不要給高雄人喝水，所以你們不要做水庫我們就跟你作對。我那時候最怕的就是這件事。所以那時候能夠讓高雄市的知識份子、仕紳願意支持我們、願意聽我們說話，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說理和先生與鐵民老師他們那種在上世紀初所建立起來的人的關係，分散在臺灣各地，尤其是高雄市詩人的那一批人，是第一批願意出來跟我們對話、出來幫助我們、支持我們在高雄市辦各場的論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鍾理和先生與鐵民老師在高雄市的這種影響的話，我們我們根本就打不進高雄市。所以這是當初反水庫之所以可以獲得階段性的成功，還有高雄市到今天都還能跟我們站在一起，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反水庫之後，我才有機會去讀理和先生的作品。再加上最近這張專輯的關係，將理和先生的作品還有他的日記，幾乎都全部看過一遍了。我們這一輩不管是想要寫作的、或是希望有個更好的機會可以認識世界的，我覺得我們都遠不及理和先生如此用功。怎麼說不及他用功呢？我想，理和先生每天侷促在這個山寮下，每日心裡一定會很愁，愁什麼呢？愁外面發生的事情他不瞭解，外面有新的作品他沒讀過，外面有新的思想他沒想（思考）過。我想這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事，怎麼會一個住在山寮下的一個讀書人，這麼想要知道外面的事情！我覺得隱隱約約又像是在過去反水庫那樣，我雖然知道這件事情牽連到整個臺灣的事情，所以你必須知道外面的世界，而我就覺得這之間相隔五、六十年，在美濃的知識份子，相同面對這樣的事情，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好像跟理和先生似乎在「通靈」一樣。

第二個讓我嚇到事情是，我覺得理和先生跟農民的那種態度、近距離，在臺灣的前輩的作家中，是非常不得了。臺灣的前輩作家大部分都是站在遠遠的地方關心農民，農民在他們的作品裡面是個很抽象的一個概念，很少像理和先生那樣生活在一群農民裡面，甚至他的妻子就是農民，所以觀察農民的時候，他很多是通過農民來反省自己，透過從事農民的妻子來反省自己，透過一個原住民的阿嬤的過世，來反省作為客家男人的一種問題。所以可以從很多角度、這麼深刻地在反省這些問題，所以

很多角度、這麼深刻地在反省這些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相當不得了的事情！

我最後要說的是，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鍾理和先生的全集，你會發現在理和先生的日記裡面，他每日每日地在記錄農民，農民講什麼話、什麼時節什麼節氣、今天錄到哪一條山歌、哪一條串仔，在他們日記裡至少四、五十頁錄了非常多美濃的山歌歌詞、串仔、美濃農民講過的話。我有時候就在想，這個部分理和先生其實是一個有世界意義的作家，就是說各位如果重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這世界上最重量級的作家，其實他們都有兩種身份，第一個身份他是一個作家，第二個身份他其實是個人類學家，他每天記錄他身邊的地方這個小的世界一切切的東西，文化中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和先生其實不是一個地方型的作家，他其實是個世界性的作家。各位如果去看托爾斯泰的作品，他裡面也是這樣的，就是說他不僅是個文學家，他還是一個很勤奮的人類學家，甚至他還是一個社會學家。所以這個給我們後輩一個很大、很大的提醒與鼓勵，我們作為地方上工作的知識份子，我們看待世界應該要是立體的，看到過去也看到現下，這個才是全面的知識份子。我最後一句話就是，理和先生教給我們的，就是教我們如何做一個有機的知識份子，隨時注意你腳下這個世界產生的事情，隨時做好各種對話跟連接的可能性，所以這是我覺得理和先生給這一輩、下一輩在美濃的知識份子，最大、最大的一個資產。



大地書房 / 林生祥  
The Land Is My Study / Sheng Xiang  
2010年11月發行

1. 山歌一唱鍾理和 Let Us Sing a Hill Song of Zhong Lihe
2. 細妹細妹跨我來 Little Sister, Come with Me
3. 大地書房 The Land Is My Study
4. 山精饒新華 Rao Xinhua, The Mountain Sprite
5. 貧賤夫妻 Through Thick and Thin
6. 過來救我 Girl-Come Here and Save Me
7. 山火 Forest Fire
8. 假黎婆 My Grandma from the Mountains
9. 笠山農場 Bamboo Hat Hill Farm

Bonus Track :

水庫係築得，屎嘛食得

If the Dam Can Be Built, The Shit Can Be Eaten

## 有關《大地書房》

文 | 寧二（文化評論者、「土地與歌」論壇主持人）

這是一張鄉土文學作家鍾理和的紀念專輯，一張嘗試將文學與音樂進行有機結合，月琴、吉他和BASS在洋溢著客家山歌、恆春民謠，甚至原住民韻味的自然吟唱中，進行親密對話的新民謠作品。

通過九首精彩的曲目，以再創作的方式，美濃客家人鍾理和的人生和文學被延續、呈現和思考。作為時代的一份子，鍾理和以標準的五四時期白話所奠定的現代文學語言進行創作，然而在他的後人及同鄉充滿敬意的再創作中，「客家母語」成為唯一的表達方式。無論是〈山歌一唱鍾理和〉、〈貧賤夫妻〉、〈山火〉的七言客家山歌體，還是〈山精饒新華〉、〈假黎婆〉的三字童謠體，兩代人的鄉土觀在《大地書房》中交流、碰撞、匯通，這是最好的紀念，自然也是最好的致敬與發揚。

對於有著紮實山歌基礎的林生祥來說，旋律從來不是問題，帶來最大驚喜的是他重新撿起的月琴。經過精心改造和努力研習，林生祥將傳統月琴的表現力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跳脫出固有的技法限制，嘗試營造更精準而微妙的音色變化，穩定度與自由感的加強都使得傳統月琴的個性得以豐富，真正變身為可以參

與現代音樂創作與演奏的自由樂器。那些快速的跳躍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滑音，以及高把位演奏所帶出的豐富色彩，都令人由衷地發出讚歎。

至於大竹研這位一流的吉他好手，他的存在依然無可指摘。吉他作為世界性的樂器，其表現力的可能性遠非很多傳統樂器可比，在這個意義上，與極為精彩的吉他相比，仍在創新期的月琴略顯單薄便是可以理解之事了。然而，吉他與月琴二者的對話段落也顯示出，這張專輯已較好地解決了兩類樂器無論在編曲還是在音色上的和諧難題。像上一張《野生》中雙吉他的對話，《大地書房》中的吉他和月琴的對話同樣親密無間。而Bass出人意料的加入，則增加了樂曲的厚度，在一些曲目中，Bass所表現出的節奏感例如爵士樂典型的音階行進，還賦予了樂曲更立體和豐富的活力。

自我的傳統是根，所有精彩的音樂元素是新鮮的養分。僅三樣樂器及人聲吟唱所營造出來的充滿精妙之處的聲場令我相信，《大地書房》在融合這條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僅僅是林生祥音樂之路的又一個起點，充滿希望的傳統之路在他和他的夥伴們那裡，將會以更穩健和更具創造力的方式行進下去。

◎ 圖片提供 / 大樹音樂圖像。